

# 卷七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七十一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一  
詐妄謬誤

石守道

帝郇公得象為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  
竦樞密使其它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為國子監直講  
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  
之為不肖及有手鋤茲枿之句頌出泰山孫復謂介  
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  
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疾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  
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 仁宗  
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  
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  
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



走則雖孛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死在未嘗叛去即  
是朝廷無故發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  
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  
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  
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劫問之苟無  
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  
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已下并凶肆  
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  
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  
以居簡爲長者

### 僧願成

越州僧願成客京師能爲符籙禁呪時王雱幼子夜  
啼用神呪而止雱雖德之然性靳嗇會章惇察訪荆

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經略溪洞或曰蠻人多行南  
法畏符籙雱即薦願成於章至辰州先遣張祐李資  
明夷中及願成等入江南受降裕等至洞而穢亂蠻  
婦酋丑元猛者不勝其憤盡縛來使剝斫于柱次至  
成成搏頰求哀元猛素事佛乃不殺而遣之願成不  
以爲耻乃更乘大馬擁擿斧以自從稱廢訪大師猶  
以入洞之勞得紫衣師號時又有隨州僧智緣嘗以  
醫術供奉。仁宗英宗熙寧中朝廷取青唐武勝緣  
遂因執政上言乞往鄯廓見董氈說令納地。上召  
見後苑賜白金以遣行遂自稱經略大師深爲  
上所惡罷歸朝廷憐其意猶得左街首座卒

並筆錄

### 曹侍中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于契丹議定



盟好由是進用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  
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降恩  
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  
者則不得已而行之者久之爲小人所測凡有求而  
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  
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姦婆或其親信爲言之許  
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僂  
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  
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防也

二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矯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勲  
時爲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人內唐  
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

院坐廳事召崇勲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  
狀以聞崇勲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奏言芮  
反狀 仁宗太后大驚崇勲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  
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鍛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  
隨州再貶房州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  
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  
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並歸田錄

李士寧

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王  
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荆公鎮金陵呂  
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  
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  
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



寧決杖流求州連坐者甚衆始興此獄引士寧者意欲有所誣讎會荆公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 李師中

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荆公違戾及荆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傳崑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力詆熙寧新法既而復爲巷議十篇言閭巷之間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荆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禮之並東軒筆錄

### 黃宗旦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沈存中筆談

### 丁晉公

丁晉公既投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上仙仁宗獨覽萬機當時仇敵多不在要地晉公乃草一表極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誣罔之事言甚哀切自以無緣上達乃外封題云啓上昭文相公是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啓入京戒公須俟王公見啓日方得當面投納其奴如戒冀公得之驚不敢啓封遽以上聞仁宗拆表讀而憐之乃命移道州司馬溫公有詩數首略曰君心應念前朝老十載漂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復用矣穆脩聞道州之徙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謂失人心如此倦遊錄

二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得之不取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為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

三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止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某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

上願謂近臣曰丁謂帶子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

內府並筆談

四

丁謂有小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奸邪及稍進即啓迪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謂既為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為判官一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梳注者獻藝于庭丁頤語夏曰古無詠盃珠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王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湘山野錄

李溥

李溥為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夷



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事  
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惟建州餅茶浙茶未嘗  
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  
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貢餘者悉入  
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此遂爲發運司  
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軸艦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  
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棧  
紙三暖船他物稱是

筆談

### 饒餽

撫人饒餽者馳辨逞才素押闔於都下熙寧初免解  
到闕因又失意當朝廷始立青苗方沮議交上大丞  
相閉閣不視事之際生將出關以詩投相閣曰又還  
垂翅下煙霄歸指臨川去路遙二畝荒田須賣却要

錢准備納青苗相亦以十千賈之生與劉史館相公  
冲之有素時劉相館職知衡州生假道封下因謁之  
公觀名紙已蹙頰不悅生趨前丞曰某此行有少急  
不可暫緩行李已出南關又不敢望旌麾潛過須一  
拜見但乞一飯而去公既聞不肯少留遂開懷侍之  
問曰途中無闕否生曰並無惟乏好酒耳遂贈家釀  
一擔拜別鞭馬遂行公頗密幸其去至耒陽密覘其  
令譽不甚謹遽曰知郡學士甚託致意有雙盞乃兵  
厨精醞仗其携至奉贈具書謝之其令聞之以書爲  
謝必非誑詐人幸以其酒令故人送至其勢可恃大  
喜之急戒刻木數刻間醵金半醵賈之瞥然遂去後  
日劉公得謝書方寤寤已噬臍矣又下歲下第出京  
庇巨商厚貨以免征筭自撰除目一紙盡宰府兩禁



三路巨鎮除拜遷移皆近擬議九過閔首謁局吏坐  
定遽曰還聞近日差除事否仕人無不願聞者曰某  
前數日聞鎖院臨出京在某官宅恰見內探錄至得  
之遂行其間寧不少關親舊者聞之無不願見讀訖  
即曰下第窮生弊舟然無一物敢煩公吏略賜一檢  
其官皆曰豈敢如是言訖拜辭飄然遂行九藉此術  
下汴淮歷江海其關賦僅免二三千緡苟移其用以  
謀大謀遂為妙策

### 陳孝廉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  
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九  
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  
襪輓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

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吊即時李遇盡匍匐

圖卷遊錄

### 二

君謨蔡公出守福唐時李太白自建昌携文訪之一  
日命李及陳孝廉烈早膳於後圃望海亭不設樽酒  
饌罷欲起時方暮春鬻酒於園郡人嬉游籍姬數子  
時亦尋芳於此既太守在亭因斂袖嚙啗而過蔡公  
遂留之旋命觥具就以爲侑酒方行歌一拍陳烈者  
驚懼怖駭越牆攀木而遁泰伯即席賦詩云七閩山  
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畫簾沽酒處幾多  
鳴榔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即漸希山  
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之過也

湘山野錄



韓熙載

李丞相穀與韓熙載頃同硯席分携結約於河梁曰  
各以才命逢其主穀廣順中仕周為中書侍郎平章  
事熙載事江南李先主為光政殿學士承旨二公書  
問不絕熙載戲貽穀書曰江南果相我長駟以定中  
原穀荅熙載曰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爾  
後果作相親征江南賴熙載卒已數歲先是朝廷遣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寔相覘之李相密貽熙載  
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忽喜奉宜善待之至果爾  
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啓齒熙載謂所  
親曰吾輩綿歷久矣豈煩至是耶觀秀實公字也非  
端介正人其守可隳諸君請觀因令宿留侯寫六朝  
書畢館泊半年熙載遣歌人秦弱蘭者詐為驛卒之

女以中之弊衣竹釵旦暮擁帚洒驛庭蘭之容止宮  
掖殆無五柳乘隙因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  
託父母即守驛翁媪是也情既瀆失慎獨之戒又以  
闕贈之後數日醺于清心堂李主命玻璃巨鍾滿酌  
之穀毅然不顧威不少霽出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  
穀慙笑捧杯珥幾委不敢不醕醕罷復灌幾類漏卮  
倒載吐茵尚未許罷後大為主禮所薄還朝日遣數  
小吏携壺漿薄餞于郊亭逮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  
因是卒不大用 玉壺清詠

楊安國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為人沽  
激矯偽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  
市之語自宸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



日侍 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  
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  
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  
人也須要錢 仁宗哂之翌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  
拜唯安國受之而已

### 彭乘

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  
覲 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爲批荅之詔曰當俟  
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知成都府會兩蜀荒  
歉飢民流離况始入劔門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  
罪乘又當批荅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  
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  
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並東軒筆錄

### 潘道遥

潘閻字道遥踈蕩有清才最善詩王繼恩都知待之  
甚厚徃徃直造卧內飲笑于婦女間未嘗信宿不見  
也忽去半歲不知所詣俄而王生辰閻携香合來謁  
王大喜延之中堂共宴席罷王留之詢其所適潘曰  
雖然游歷山水訪尋親舊亦爲太尉謀一長守之策  
耳問其策謂何潘曰上顧君侯恩禮之厚天下莫不  
知君侯恃上之遇於人亦有不足者矣况復縮時權  
席天寵媚而嫉者不止南北之朝臣與諸王戚里亦  
有不善者一旦宮車晏駕君侯之富貴安得如舊邪  
王懼然曰吾亦憂之先生何以教我潘曰上春秋高  
諸子皆賢何不乘間建白乞立儲嗣異日有天下知  
策自君侯出何懼富貴之替乎王曰我欲乞立南衙



大王如何

時章聖以襄陽判開封府

潘曰南衙自謂

當立豈有德于君侯邪立其不當者善也王繇是屢以白神功乞別擇諸王嗣位神功竟不聽其後繼恩得罪章聖嗣位即遂出閤閤遂亡命詔天下捕之其後會赦方出以信州助教名羈置信州久之移泗州散參軍而死

倦遊雜錄

二

潘道遙閤有詩名所交游皆一時豪傑盧相多遜欲立秦邸潘預其謀混迹於講堂若開藥肆劉少逸鮑少孤二人者為藥童唐巾韋帶氣自爽秀後太宗登極秦邸之謀不集潘有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霄無好夢白日有閑愁之句事敗已還多遜之宅斯須將捕於閤閤覺之止奔其鄰曰吾謀逆事

彰吾若就誅止一身奈汝並鄰皆知吾謀編窟署戮者不下數十人今若匿得吾一身則脫汝輩數家之禍然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吾出門則擒之汝輩自度宜如何其鄰無可奈何遂藏於壁少頃捕者四集至則失之矣朝廷下諸路畫影以搜獄既具投多遜於崖已而沸議漸息閤服僧衣髡鬚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至秦亭擎檐為籓音孤桶匠投故人阮思道為秦掾理陰認之遂呼至庭裨葺故桶阮提錢三鏹明示於閤大擲于案乘馬遂出閤諭其意提金直入于室因匿焉阮歸責閤者案上三鏹及桶匠安在皆曰不知遂杖閤者令捕之閤恨之遍尋於市數日不得其蹤阮後徐諷秦帥曹武惠彬曰朝廷捕潘閤甚急聞閤亦豪邁之士竄伏既久欲遁死地稍

裂網他逸則何所不至公大臣也可奏朝廷少寬捕  
典或聊以小官召出亦羈縻之一端帥然之遂削奏  
太宗以四門助教招之因遂出閣有清才嘗作憶餘  
杭一闋曰長憶西湖盡日凭欄樓上望三三兩兩釣  
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  
起別來閑想整釣竿思入水雲寒錢希白愛之自寫  
於玉堂後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二  
詐妄謬誤

徐登

徐登者山東人世傳近二百歲得異術以固齡體播  
紳所以特禮焉鄭毅夫鎮荆南唐詔彥範漕湖北二  
公以廣成浮丘禮之館於楚登無他奇朴直不矯不  
以屑事干公執毅夫嘗言登雖不以實言告人每說  
周末國初事則皎如日擊校之已百五六十歲爾文  
瑩與登游鄭公夜奔景陵投復守陳少卿宗儒以託  
死死之日親書至荆厚謝公公甚嗟嘆囑陳曰吾死  
後當窆棺前後以竹木二枚等吾身斂之後三十年  
當剖棺則實知也遂殯北塔僧園後二年陳卿知壽  
州因事詣闕補官遣枉道至景陵恐其屍解剖棺視